

藏書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八

○關羽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也先主為平原相以羽張飛為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也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羽為操所執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及羽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

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操即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以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盡封曹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於袁軍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

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
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爲
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
醫曰矢鏃有毒毒既入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
後乃除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
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二
十四年將軍黃忠破斬夏侯淵先主欲用爲後將軍
亮曰忠之名位素非關馬倫比令便令之同列關遙
聞之心必不悅先主曰吾當解之遣司馬費詩拜羽

爲前將軍羽聞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也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以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

終○是○賢○者○

樊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

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操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矣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子興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數歲卒後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

張飛字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

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敢拒戰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應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益州既平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督別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與

高絕 亦奇

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山道迮狹郃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去飛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鉞封西鄉矦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檛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吴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

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曰桓侯

○李勣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大業末韋城翟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安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人勣爲密曰天下之亂本于

飢寒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唐朝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比抵魏郡皆勣統之而未有所屬勣謂長史郭孝恪曰此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以爲己功也乃錄郡縣戸口密啓密使自上之使至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李後從秦王伐東都及平竇建德俘王世充俱有功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

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若約齎薄之可不戰而降也靖大喜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勣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酋長及部落五萬皆降于勣詔拜勣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英治并州凡十六年以威肅聞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破葢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嘗得暴疾醫謂必用須灰帝自剪須以賜勣疾良愈留宴帝顧勣曰朕思屬幼孤無以易公者公昔不負李密肯負朕哉勣感泣

因齧指流血俄而大蘇帝親解衣覆之及帝寢疾顧謂太子曰爾於世勣無恩以事出之我死即用爲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爲尚書左僕射尊寵無比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敢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后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乃密訪勣勣對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決詔勣與志寧奉冊立武氏而王后遂廢總章二年

俗氣不可當

卒年八十六勣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
卒持法嚴明故人爲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麗
福艾者遣之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勣且歿謂
其弟弼曰我見房玄齡杜如晦皆辛苦立門戶悉爲
不肖子所敗我子孫今以付汝有不厲言行交非類
者急搒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笑房杜也勣子震
震子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
公爲郿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
中唐之奇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黟令長

安主簿駱賓王貶臨海丞弟敬猷自盩厔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快快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而因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殆盡天下憤怨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至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太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討滅之先是敬業問計於軍師魏師溫(旅人)對曰公既以太后幽縶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敬業

曰不然金陵負江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為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為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擊潤州下之思溫歎曰兵忌分敬業不知席捲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能為矣

李生曰李勣一言喪邦何謂哉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乎此探本之說也然此本于人情而彼合於名教固宜其不相入耳然又安知夫專事

名教者平生果無三房五室與帷薄之私乎吾又恐其不免於責主之明而怨已之暗也甚矣修身齊家之說之足以禍天下也非修身齊家之不可也所以聞誠正修齊之說者非也今未暇論是夫高宗之庸其能割衽席之愛以拱手聽於諸公乎武氏妬悍怙寵其能低頭回心終爲人下乎諸公於此亦不智矣諸公但見犯顏敢諫之爲忠殺身成仁之名美拘守聖人名教之爲賢不知適所以增武氏之焰而鼓之滔天也蓋至於易姓受命改唐爲周然後知其罪

不獨在李勣許敬宗而在褚遂良長孫無忌等矣欲其敢於肆毒興羅織誅殺宗室大臣幾盡者不過欲以箝天下之口而使之不敢違異也使當時大臣盡如陳平絳侯略無違異之嫌則武氏固聰明主也非呂氏比也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鑒矣夫所貴乎明王者不過以知人爲難愛養人才爲急耳今觀婁郝姚宋諸賢並羅列於則天之朝迨及開元猶用之不盡如梁公者殊

事在未成日者衆信之信主志事在已成不必通權以成國愛老生此論亦記

眷異禮固沒身不替也宋璟剛正嫉邪屢與二張爲仇武氏亦不過也何也賢人君子固武氏之所深心愛惜而敬禮者也彼其視廬陵王相王懦而不足與有爲不待他日有天下而後見也然則武氏決非女主也審矣善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競小廉矜小行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耳由此觀之帝王卿相所責者固大矣若謂勣爲喪邦則陳平絳侯阿諛順旨梁公終始於濁亂之朝襪裘縱博日與淫奴爲伍是皆萬世之罪人矣

○王晙

王晙洛陽人少孤好學長豪曠不受銜檢擢明經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于副將韓思忠請誅之晙以思忠勇智可惜乃廷議諍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爲渭南令景龍末累遷朔方副大總管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賊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應之賊大驚疑旁有伏自相鬬死者萬計進并州

都督長史突厥默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而降者稍稍叛去晙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頸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鎮乃是畜養使爲間謀日月滋久奸詐愈深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不二

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也不然前至河氷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乃敕畯將并州兵濟河討之畯間行卷甲捲幕趨山谷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曰畯事君不以忠爲天所殛者當自蒙罪士衆無與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雪霽畯遂自東道追及叛胡獲三千級以功遷御史大夫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胡康待賓反詔郭知運與畯討平之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畯獨不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誼有常近闈掖而臣子敢當之乎

駿氣貌偉特人謂之熊虎相慕節氣有古人風其馭下肅吏人畏愛之

○渾瑊　夷種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瑊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定

河北射驍騎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即位瑊
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
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
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
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從子儀擊吐蕃吐蕃引去瑊
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建中中李希烈詐爲瑊書
若與同亂者帝識其諜不疑更賜良馬錦幣帝狩奉
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
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

至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晝夜不息凡浹日鑿塹圜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樵蔬本供御帝與瑊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為勝在晷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大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為鄣城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罝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

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瑊前與防城使侯
仲莊、攜雲梁所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
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城者皆凍餒、甲弊兵盬、
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瑊中矢、自握去、被血而戰
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
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懷
光奔難、賊乃去、追後乘輿、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
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却之、乃率諸軍趨京師、賊
韓旻拒武功、瑊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

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與李晟鈞禮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窺京師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詔約盟平涼州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得免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

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贈太師謚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跽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云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瑊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

○李抱眞　夷種

李抱眞安興貴之裔也世居河西僕固懷恩反代宗

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抱眞對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故衆信而爲之用誠以子儀領朔方可不戰而解矣既而懷恩果敗以抱眞爲殿中少監抱眞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受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凡八年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戰征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

兵衆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云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遂解臨洺邢之圍復與悅戰洹水進圍魏悅戰城下復大敗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又聞德宗走奉天抱眞與燧乃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阻其奸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滔悉幽薊兵與回紇

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於是衆稍離心適天子下罪巳詔並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心尚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壁乃悉以軍事委司馬盧元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即以數騎馳

壯識

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豈可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且詔書罪巳禹湯之心也上方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

武俊所泣涕下交順武俊亦泣左右皆泣抱眞因還臥帳中熟睡者久之武俊感其至誠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亦徐以禮謝遣末年喜方士有孫季長者爲治丹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十丸而卒卒年六十二

〇李光顏　夷種

李光顏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從河東軍爲裨將節度使馬燧見而悅之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劒贈之元和元年討蔡詔以其軍當一面光顏乃壁溵水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晨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柵將數騎突入反往一再矢集其身如蝟光顏子時在軍中攬馬鞅泣諫光顏挺劒叱之於是士爭奮擊賊乃潰當是時諸鎮兵環蔡十餘屯相顧皆莫肯前獨光顏先敗賊俄又與烏重胤破賊小溵河初都統韓弘約諸軍攻賊賊先薄重胤壘重胤

中丞創甚來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溵河之
堡可乘且重胤壘亦未可破乃遣田穎宋朝隱襲其
栅堡夷之弘怒不救重胤將戮穎會中人景忠信至
矯詔械繫穎于在所馳以聞有詔釋穎并詔弘曰違
都統令當死但以功可贖赦之以爲後圖可也弘不
兊自是光顏與弘有隙矣十一年光顏屢困賊拔凌
雲柵捷奏入帝大悅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十二年四
月敗賊於郾城死者十三弘素蹇縱陰挾賊自重惡
光顏有功欲撓繾之乃飾名姝教歌六博襦襹珠琲

賚百鉅萬遣使遺光顏光顏約以旦日請入旦日光顏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姝至秀曼都雅殊可愛樂光顏徐曰我去家久以爲公憂誠難報德然衆士皆棄妻子蹈白刃我又何忍獨享此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虞○肩○如）皆感泣遂厚遺使者還之弘大慚裴度築赫連城於洄口率輕騎出觀賊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戰却賊乃免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賊歸路賊敗去

殁潚下者無數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加檢校司空仍鎮忠武寶曆二年卒年六十六初裴度宣慰諸軍還為憲宗言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故帝以度為知人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人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列於席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印人皆異之在周隸世宗帳下宋太祖典禁旅時衆皆囑目獨彬中立不倚太祖器重之及即位伐蜀以劉光毅為歸州行

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兩川旣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飮縱部下漁奪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搆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卒平蜀亂彬之力也還日橐中唯圖書衣衾上謂彬淸介廉謹受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七年將伐江南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釆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

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自三月至八月連輒破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凡三時吳人樵採路絕彬每緩師冀李煜來歸十一月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公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

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
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
引決凱旋入見剌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
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
使相副帥潘美以賀彬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
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
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之曰本授卿
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美竊視彬微笑上詰
所以遂以實對上亦大笑未幾拜樞密使太宗即位

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悟其譖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于固安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先是上遣彬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

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饋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乃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握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蠭起彬不得已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

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粮且盡彬殿軍無
復行伍遂爲所躡大敗彬坐其伏違詔失律之罪
彬責授右驍衞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
眞宗即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
手爲和藥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
臣二子材氣可取臣若内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
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謚武惠彬性仁敬和厚
在朝廷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
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

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盡以給宗族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笞杖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壼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衞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

爲請於上上乃許

藏書賢將傳卷四十八

藏書賊臣傳目錄卷四十九至五十一

一盜賊

赤眉劉盆子　後魏破六韓拔陵

黄巢

二妖賊

黄巾張角　五斗米張魯

奉五斗米道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七奸賊

藏書賊臣傳卷四十九

○盜賊一

○劉盆子等赤眉賊

劉盆子者，城陽景王章之後也。時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自號三老。是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等，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遂北入青州。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

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廉丹戰死王匡走赤眉遂掠楚沛汝南潁川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隨使者至洛陽見更始更始皆封爲列侯然崇等雖封而實未有國邑乃復亡歸營將其衆入潁川而自分爲二部更始三年至弘農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又相與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立盆子爲帝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降遂大掠城中收載珍

寶大縱火燒宮室復引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入安定北至陽城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行婬穢焉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復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勑諸

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廚賜食明旦大陳兵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等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

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令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而憐盆子厚賞賜之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李卓吾曰漢祚之延長子孫之永賴也宜哉創守者斷斷乎當以漢爲法矣

○破六韓拔陵

後魏政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

之民皆響應。拔陵遣別帥衛可孤攻懷朔鎮。時鎮將楊鈞擢賀拔度拔為統軍。并其三子允勝岳為軍主以拒之。魏使李崇持節北討。撫軍崔暹、鎮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自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秦州亦推其黨莫折念生為天子。魏又遣崔延伯蕭寶夤帥諸將討念生。時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遂引還平城。賴賀拔度拔父子。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之。六月。拔陵圍廣安王深於五原。

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參軍于謹言于王曰今寇盜烽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乜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乜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

衆而還拔陵南走渡河以死是時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關中驚擾賴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賊詔加椿行臺節度既而楊椿有疾求解乃復以寶寅爲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謂其子昱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恐有異心汝赴京師當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須此三人也昱面啓魏主及

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粲殺莫折念生十月寶寅果反自稱齊帝魏復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之寶寅攻馮翊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决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

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濱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佩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佩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然令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舉三烽即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士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

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萬俟醜奴是時魏主遇弑爾朱榮已入洛陽矣八月賊將葛榮引兵圍鄴爾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爾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榮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淵騎卒甚少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摠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

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縱之復許還其馬仗左右皆諫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計以間之乃可克也淵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去追擒之二年萬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時赤水蜀賊斷路岳進擊破蜀賊於渭北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帥步騎二萬進至渭北與岳會岳引百餘騎隔水與語稍引而東至淺

水處岳卽馳馬東出[illegible]以爲走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而下大獲人馬遂擒菩薩其步卒萬餘醜奴走安定岳復追賊至于汧渭停軍牧馬宣言天時熱未可行師俟秋涼乃進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縱所得俘囚諸柵聞之皆降遂進抵安定城下醜奴復敗走趣高平岳復輕騎追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閤侯莫陳崇單騎入賊陣生擒醜奴城中執

蕭寶寅以降關中遂定

○黄巢

黄巢曹州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劒騎射喜養亾命咸通末歲飢盜興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先時謠言曰金色蝦蟆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及仙芝盜起州縣畏之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數千以應仙芝之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賊於是放兵四略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追擊賊遺貲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

前賊轉入申光殘隨州執刺史據安州北掠齊魯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及仙芝爲宋威所獲傳首京師其衆復推巢爲主巢自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轉掠淮南時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盾以至九流濁亂小人讒勝賢豪忌憤退處草澤既一朝有變天下離心故巢之起人士多附之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指目朝政之弊皆士不逞者之辭也會巢兵在江西者爲鎭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郟城襄城陽

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其賊帥多為節度使裴璩斬獲死者甚衆巢大沮畏乃請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已隨即叛去轉冦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刋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遂入閩圍福州觀察使棄城走巢入城焚燒室廬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巢巢復轉陷桂管進冦廣州執節度使李迢自沆義軍都統露表告入關因詆宦豎亂朝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及刺史殖

財産縣令犯贓等皆當時極敝廣明元年巢遂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走招討李係朗州兵十餘萬殲焉投𦵏蔽江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十月巢據荆南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釣𮪍藻轢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賊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官兵伏于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巢懼度江東走或勸巨容追賊荅曰國家多負人事平則得罪因止不追故巢得復整其衆攻鄂州入之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攻

臨安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復以計破殺騈將而陷睢婺二州又取宣州濟采石侵楊州當此時也高騈按兵不出巢又悉衆渡淮妄稱率土大將軍整衆不復剽掠矣所過惟取丁壯益兵而已進攻汝州遂陷東都東都留守劉允章率百官出迎賊巢入勞問里閭晏然允章之力也明日夾攻關王師潰田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賊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入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黃王巢喜

日殆天意歟初入京見窮民皆抵金帛與之甫數日
遂大掠縛居人索財物富家皆跣而驅爭亂人妻女
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戮無類矣巢遂舍含元
殿即帝位號大齊是時乘輿走至成都巢使朱溫攻
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
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
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唐弘夫爲行
營司馬弘夫拔咸陽桄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
巢竊出至石井邠涇軍爭入競掠貨財子女巢伏野

次覘之見其備弛即遣賊率衆數百掩邠涇軍都人偕謂王師至相與出讙迎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賊至皆負重不能走是以甚敗巢復入京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餘人血流遍溢謂之洗城明年正月鴈門節度使李克用遣將夜襲京師火會聚時諸鎮兵亦至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等最先進擊賊渭橋呼聲動天巢夜奔入商山委輜重珍貨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復得整軍去四年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東壁汝州破尚讓於太康取萬級獲械鎧

馬羊萬計巢大恐解而去克用追巢巢引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渡河夜走胙城入寃句奔兖州克用追至曹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奸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言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陷瀏陽殺略甚

衆、湘陰疆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〇妖賊

〇黃巾賊張角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於是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塡塞道路、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

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楊數萬人期會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馬元義於雒陽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亦名爲蛾賊。焉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地公將軍寶弟梁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

逃、旬月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乃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穎川黃巾、儁與賊波才戰敗、波才遂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遂大破賊、斬首數萬級、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會遣小黃門左豐視軍、索賂遺不與、誣植不進

與之罪，檻車徵植，仍詔嵩討角，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以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相拒，儁登土山以望賊，謂司馬曰：吾知之矣。遂解圍，又擊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斬萬餘級。於是黃巾

破敗其餘州郡所誅每郡輒數千人

○五斗米賊張魯

張魯祖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將兵擊漢中虜太守蘇固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已信號祭酒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又置義米肉懸之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

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建安二十年曹操自散關出武都征魯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操攻破之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寶貨倉庫國家之有也遂封藏而去操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使盡將家屬以出操遂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戸封魯五子皆爲列侯又爲子彭祖取魯女魯甍謚曰原侯

大積及道覆舉兵按責務而取無敢隱者乃并力裝船旬日而辦遂寇南康害鎮南將軍何無忌連旗南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州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不能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後竟爲裕所敗

○妖賊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

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

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庾盈溢，京又倡爲豐亨豫大之說，以媒悅上心。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言者毀姦黨碑，凡京所建置一切罷之，免京爲太乙宮使。京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三年，臺諫交論其惡，遣京致仕。四年，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爲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爲之者，至京則又患

言者議故作御筆密進而丐 徽宗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帝札者羣下皆莫敢言宣和二年京復致仕六年以朱勔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絛代京入奏益恣爲姦利兄攸不能堪發其事上怒呼童貫使詰京令上章謝事京不得已以章授貫欽宗即位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皆罪京爲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

副使衡州安置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一子八人儋先死攸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尚帝姬免竄餘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先時京毀司馬光呂太防范純仁等景靈宮繪像又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文集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於

淮甸以及眞楊楚泗爲七倉以聚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船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飢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繼者效尤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船之法壞矣至晚歲京漸覺事勢

很狠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以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欲得知之應之曰太師問及此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觷者抱負不苟觷時適赴吏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接語也觷師道甚尊諸生不能堪一日呼諸生來前曰汝曹學乎諸生曰某尋常聞先生教言但令緩行未聞學走也觷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旦夕賊發火起先到汝家若學得

走可以逃死諸子驚歸告其父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與黼坐黼曰今日自救已是遲了惟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對時自是始有召命黼後守南劒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後知處州有人欲造大冊不能計其所費問之黼云可造一小冊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蔡卞京弟也與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徽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言卞之惡有過於惇

陳次升言卞洗垢索瘢中傷士類其事主行雖
在章惇下實啓之時人目之為笑面夜叉蔡攸京長
子其後與京權勢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
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攸甫入遽起握父手
為脈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惡乎京曰無
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以問京京曰君固
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罷我也數日京果致仕攸以
季弟絛鍾愛於京數請帝殺之帝不許攸與王黼得
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

優侏儒道市井淫媟謔浪語妻宋氏出入掖禁董貫伐燕以依副宣撫入辭二美嬪侍上依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御史言依罪不獄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誅之

○賈似道

似道台州人少落魄爲游博以其姊貴妃有寵於理宗遂詔赴廷對擢太常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寶祐二年加同知樞密院事似道從此威

權日盛矣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共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似道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遂縱攻淮漢自是兵端大起似道為之也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元世祖時以帝弟攻鄂州元帥兀良哈䚟由雲南入交趾自邕州蹂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陬破宋人再築再破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許會憲宗晏駕乃許之元兵拔砦而北

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人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明年元世祖即位遣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而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眞州軍營國人皆不知所謂請和也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三年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每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性酷嗜寶

玩因建多寶閣日登閣賞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然畏人議已務以官爵牢籠一時士又加太學食錢寬科場恩例以利啗人由是言路斷絶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及襄陽降似道曰臣始屢請行邊先帝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遣曾安撫以荔子黃甘遺元丞相伯顏俾宋京如軍

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許會陳宜中請誅似道似道亦自上表乞歸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似道名侮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卽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

死何憾拉殺之

李生曰所謂貪賊者謂其志在得失猶可得而餌之籠置而使之也如林甫秦檜者方自以才知駕御一世非漢祖之神聖魏武之雄傑安能使之哉故有國者不可不慎也若蔡京使貪可也陳平使詐可也周興來俊臣輩使之殘刑以逞可也彼呂不韋司馬仲達諸人雖以秦皇之威魏武之狡不可畜而使之也何也彼固以畜秦皇魏武為也一滅秦於先能使秦皇為其子一滅魏於後能使魏武不能棄其身皆千

古臣奸未可輕易非是則雖狠如敦溫逆如安史皆可得而驅馳畜養之矣不必棄也何也天下惟小人最多才故也才不易生故尤不易棄此惟真聰明之主能知迎懷恩懷光乃心王室區區之心無以自明不能低頭就戮甘心於讒賊之口遂發憤以至此耳非可與逆賊同比倫明矣是皆死難立功之臣也若王陵數子不忍去官而忍殺母非但母死不奔喪已也曾參絕之矣

○反賊四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人也世襲都督懷恩善戰驍識戎情部分謹嚴安祿山反從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討賊雲中破之擒薛忠義于下馬邑進會李光弼戰常山走史思明肅宗即位與子儀赴靈武時同羅部落叛附祿山子儀率懷恩迎擊之懷恩子玢戰敗降虜已而自拔歸懷恩怒叱斬玢將士股慄皆殊死戰虜遂敗退收馬橐駝器械甚衆至德二載從子儀下馮翊

河東走賊將崔乾祐襲潼關破之賊將安守忠苦戰王師敗績懷恩至渭水無舟抱馬鬣以逸帝乃詔廣平王爲元帥使懷恩統回紇兵從王戰香積寺北賊以一軍伏營左懷恩引回紇馳掩之殲斬無遺賊氣沮既又以回紇夾攻賊戰酣脫甲援矛直擣賊陣殺十餘人衆驚靡亦會李嗣業鏖鬭賊遂大敗會日暮懷恩見王曰賊必棄城走願假壯騎二百縛安守忠致麾下王曰將軍戰疲且休矣對曰守忠等皆天下驍賊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使復得衆必

爲我患王不從固請踰夕四五反暹明諜者至[illegible]
等果遁去又從王破賊於新店克復兩京有殊功詔
封豐國公又從郭子儀破安太清下懷衛二州攻相
州戰愁思岡常爲先鋒勇冠軍中乾元二年拜朔方
行營節度使進封大寧郡王懷恩爲人雄重寡言應
對舒緩然剛決犯上始居偏裨意有不合雖主將必
折詬其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子儀政寬能
優容之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從光弼守河陽攻懷
州降安太清子瑒亦善鬬將兵每深入多殺賊太清

妻有色瑒劫致幕下光弼命歸之不聽而以卒環宗光弼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邪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遂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思其前功召入爲工部尚書代宗立拜朔方行營節度以副子儀初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爲少子請昏上以懷恩女妻之少子立號登里可汗而懷恩女爲可敦寳應元年帝召兵於囘紇而登里可汗已爲史朝義所誘引衆十萬關中大震帝遣懷恩及其母與可汗會太原

可汗大悦遂請和助討朝義於是雍王以元帥爲中軍拜懷恩同平章事爲之副乃與回紇左殺爲先鋒時諸節度皆以兵會表裏夾擊之朝義敗輕騎走懷恩進取東都河陽使瑒及北庭兵馬將萬騎逐北朝義遂走平州自縊死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遷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他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志忠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乃悉請裂河北分

大鎮以授之故嵩等卒據以爲患云時有詔護回紇歸國道太原辛雲京以懷恩與回紇親疑可汗見襲閉關不敢犒軍懷恩大怒表上其狀詔兩解之懷恩怏怏乃上書陳情曰臣之罪有六無所逃生往者同羅背逆以驗河曲兵連不解臣不顧老母從先帝於行在募兵討賊同羅奔殄是臣不忠於國罪一也斬子玢以令士衆捨天性之愛是臣不忠於國罪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合從殄滅是臣不忠於國罪三也又與子瑒躬履行陣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罪

四也河北新附諸鎭皆擁强兵臣之撫綏反側時定是臣不忠於國罪五也協和回紇戡定中原二陵復土使陛下勤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罪六也其詞語慢很帝一不爲嫌故詔宰相裴遵慶臨諭之遵慶至懷恩抱其足而泣且訴遵慶勸之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嫌隙成矣奈何入不測之朝獨不見來瑱李光弼乎懷恩乃止又欲使一子入衛志誠又固止之懷恩卽使瑒攻雲京雲京敗進攻榆次適偏將焦暉白玉等斬瑒首獻闕下懷恩入以告其母母

曰我戒汝勿反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即起提刀逐之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帝詔華其母歸京師厚恤之母以壽終懷恩遂誘吐蕃十萬入塞進掠涇邠祭來瑱墓渡涇水遂陷涼州永泰元年懷恩誘合諸蕃號二十萬入寇詔郭子儀屯涇陽懷恩至鳴沙而病還死靈武范志誠統其衆始懷恩立功門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及拒命士不弛甲凡三年帝隱忍數下詔未嘗聲其反及死爲之惻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

〇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本姓茹賜姓李懷光勇鷙敢誅殺節度使郭子儀委懷光紀綱軍中事軍中畏之及德宗罷子儀副元帥而以所部兵分諸將故懷光遂爲寧慶晉絳慈隰等州節度使懷光引衆城長武據原首臨涇水以扼吐蕃空道自是吐蕃不敢南侵帝走奉天懷光率所部奔命時方雨淖懷光奮厲軍士倍道而進遂自蒲津絕河敗泚軍於醴泉將抵奉天先遣裨將張韶以蠟韜表[illegible]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

方使也縋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矣時帝被圍急聞之喜甚即持詔大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愎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支賦斂煩重京兆尹刻剝軍食天下之亂皆由此等輩吾見上且請誅之盧杞聞之說帝曰懷光兵威已振逆賊破膽今入朝則必宴勞留連賊得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然之乃勑懷光屯便橋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徑千里赴難爲奸臣阻隔恚恨去屯咸陽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與趙

贊白志貞叉劾奏上所信任中人翟文秀帝亦殺之以慰其意然懷光益自疑堅壁八旬不出興元元年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聖人疑懷光邪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右武鋒兵馬使石演芬本西域胡人懷光養子也演芬見懷光潛與朱泚通謀乃遣其客郜成義詣行在告之成義至奉天先告懷光子璀璀以告其父懷光懷光乃召演芬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欲破我家今日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

股肱太尉以演芬為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演芬胡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怒使左右臠食之左右皆曰義士也令快死以刀斷其喉而去懷光又遣其將趙升鸞謀於奉天升鸞密告渾瑊曰懷光欲遣達奚承俊使我為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奸於是請帝決走梁州百官遂入駱谷矣貞元元年朔方步將牛名俊斬懷光傳首以獻河中平馬燧渾瑊諸將之力也

藏書賊臣傳卷四十九